

父亲的拉网

■刘志斌

日子深一脚浅一脚,忽然间,父亲的音容笑貌就被定格成一张冷冰冰的黑白相片,挂在墙上。我慢慢拿出拉网,回味父亲往昔的点点滴滴,潸然泪下……

那年年底,村内开会,商量鱼塘承包事项。听到这个消息,我一阵惊喜,立刻对母亲说:“妈,今年一定承包一口鱼塘!”看着满脸期待的我,母亲沉吟片刻,说:“看看吧。”

近年来,痴迷垂钓,渐渐地,我产生了承包一口鱼塘的念头。在鱼塘中放些鱼,闲时就坐鱼塘边垂钓。对我这个想法,父亲一直不支持。几年前,我说通母亲,请母亲在村会上承包一口鱼塘。父亲叫住去参会的母亲,要母亲别承包鱼塘,说,没时间管理,况且鱼易得病。那一年,母亲最终没答应我。

我在期盼与担忧中等母亲散会归来。天慢慢黑下来,参会邻居陆陆续续回家,母亲还不见身影,失落情绪逐渐在我心中弥漫。我想,母亲还是不会承包鱼塘。又等了一会,母亲回来了。我一边用毛巾擦拭钓竿,一边偷看母亲动静。母亲过来,笑着说:“帮你承包了一口塘,免得你总是日思夜想!”我一把放下钓竿,兴奋地说:“太好了,太好了!”父亲几步跨近,沉着脸,眼神如刀:“承包鱼塘干什么?你要上班,哪有时间管理?”父亲说完,又责备母亲几句。看着父亲生气地走开,我愤怒地说:“鱼塘的事,不要您管!”

站在鱼塘边,我仿佛看到活泼的鱼儿像健壮小伙子,在塘里进食,嬉戏,我觉得自己的垂钓爱好已拉开崭新的精彩的帷幕。这口鱼塘不大,一亩左右。先前承包的村民疏于管理,塘内堆满垃圾。沉浸在兴奋中的我,在寒风刺骨的隆冬清理了几天时间。母亲心疼,叫我别清理了。父亲眼神凛冽,没搭理我。

春雨连绵,蓄满水的鱼塘在风的鼓励下,时时刻刻展示粼粼波光。鱼儿憋不住兴奋,跃出水面,又扑通一声落入水中。我心花怒放,想像自己坐在塘边悠闲垂钓的场景。中午,母亲来电话,焦急地说,因为水多,塘堤穿孔,漏水了。我骑上摩托车就往家赶。

一股水柱从塘堤后喷涌而出。母亲戴着斗笠,在湍急的水沟中捉鱼。水塘中积满水,就算探明漏洞位置,也无法堵上。我站在塘堤上,一筹莫展。母亲边冒雨捉鱼,边唠叨:“不听你爸的话……”“别提爸!这是我自己的事。”我倔强地说。

初夏时分,塘中尚存的鱼儿时不时趁着和煦阳光在水面游弋。它们像顽皮小孩,水面水下和我捉迷藏。气温又降低了,刮起冷北风。清晨,母亲又来电话,说鱼儿全部浮头,张开嘴巴吸水。我慌了,火急火燎赶回去。母亲拿长竹竿,不停地抽打水面。邻居从家里抬出抽水机,放进塘中,抽动塘水。初夏乍暖还寒,刮北风,气压低,天闷,塘中缺氧。看着鱼儿四处浮动,嘴巴一张一翕,邻居惊恐地说:“翻塘了,鱼全会死亡!”我从街上买回充氧机,接好电源,一圈水花立刻在水面飞溅。慢慢地,鱼儿潜回水中。第二天下午,水面漂浮十多条死亡的草鱼。父亲面若寒霜,没说话。我看着父亲,一丝悔意探出头来。

快过年了,母亲嘱我捞出鱼儿修好塘堤。趁假期,我放干水。看着残存的鱼儿在鱼塘中跳跃挣扎,我又兴奋起来。我拿来新买的渔网,往鱼塘中走去。塘泥久未清理,还没走几步,我双脚就深陷淤泥中,动弹不得。在岸上,还拎得起的渔网,此刻竟像沉向甸的石头,撒不出去。母亲担忧地说:“算了,别感冒,明天请人捕。”我抬起头,猛然看见父亲站在远处的柚子树下,盯着我。父亲没说话,转身,回家去了。我赌气地说:“妈,我到塘中间去撒网。”我还未移动几步,就听到父亲在喊我。父亲背来一块大木板,木板一头盘着长绳。父亲大声说:“你站木板上,就不会陷淤泥中去。我在塘边用绳子拖动木板,就能让你在塘中换位撒网捕鱼。”父亲在房前清理捕上的鱼时,和蔼地说:“要你别承包,你不听话。你安心上班,不好么?想钓鱼,周末去河边就行。明年买张拉网,捕鱼方便多了。”我假装忙碌,躲开父亲的眼睛。

父亲和母亲在塘边说什么。我想,父亲平时从不关心鱼塘,今天来干什么?我疾步过去。父亲手拿一盘长皮尺,母亲扯住皮尺另一头。看见我,父亲笑着说:“丈量一下鱼塘,好买拉网。”

周末,我正在睡懒觉,被父亲喊醒。父亲站在床边,满脸兴奋:“快起床!我买了拉网。”父亲在门前的水泥坪里,把一个鼓囊囊的蛇皮袋打开。父亲掏出一段绿色的网,满意地对我说:“这一张拉网,长28米,宽8.8米。上次量了鱼塘,够用!”父亲把渔网全部拿出。柔软地躺在地上的拉网,在阳光下闪着迷人的绿色光芒。母亲笑道:“你爸天刚亮就起床,在街上问了几家卖拉网的,最终选这张网。”父亲勾下腰,用指头勾起网线,送到我眼前,微笑:“你看这网线,又粗又密,耐用。”父亲摸摸网上橄榄形塑料浮筒,拿起,递到我眼前,满意地说:“你看这浮筒,粗大,浮力好。”父亲转身,从房中拿来皮尺。看着满脸开心的父亲,我走过去,陪父亲细心丈量、察看拉网。拉网被父亲当宝贝似的,折叠进蛇皮袋中。

如今,父亲离世已半年。父亲对我任性的妥协,在妥协中对我默默的关爱,如拉网柔柔裹住我。我再次细细抚摩尚未使用的拉网,泪眼晶莹,又似看见父亲低头,半眯眼,左手撩起渔网,右手掐紧皮尺,满足又慈祥地丈量拉网。



下雪了

■屈芳芳

下雪啦!下雪啦!积蓄了三季的相思,雪,终于在年关之际,在我们这个南方小镇,如约而至!

喜欢雪,喜欢它醉心的美;喜欢雪,疼爱它纯净的白;喜欢雪,伤感它飘零的凄美。

推开窗,天地白茫茫,惊喜之余,还希望雪下得更大些。瑞雪兆丰年,瑞雪带来“北国风光,千里冰封,万里雪飘”的磅礴气势,也会带给我们一个丰收年!

亲爱的朋友,在这样一个有雪的日子,你会不会温上一壶新酿好的衡阳湖之酒,约上几位好友,

与白居易一般感受“绿蚁新醅酒,红泥小火炉。晚来天欲雪,能饮一杯无”的浓浓情意?漂泊他乡的游子,在这样一个有雪的日子,你会不会独立窗前,思念家乡的妻子,心头掠过“两处相思同淋雪,也算此生共白头”的情愫?

下雪了,真好!好想掬一把雪,与孩子们在雪地里玩打雪仗的游戏;或者,堆个雪人,也别有一番乐趣!

愿冬雪过后,山河无恙,国泰民安!愿冬雪过后,春暖花开,身心静好!

人生一晃

■刘小玲

每天去幼儿园接老二,在门卫室等待的时候,我总会跟保安有搭没搭地闲聊几句,打发时间。

有一天,站在幼儿园坪里晒着冬日暖阳,我说,今年冬天天气真不错,一直都是暖阳高照,娃好上学,还有一个月,就要放寒假了。

保安叔叔说,一个月,感觉好像蛮久似的,但如果分成四个礼拜,眨下眼,一个礼拜,感觉一下子飞快过去了。

话很简单,一下子进了我心窝。

同样东西,看待的方式不一样,感觉截然不同。

我由此联想到人的一生,平时总以为人生几十年,遥远而漫长,它会一直在远方,离现在还早得很,不曾去想远方会怎样,不会去想有一天也会来到。可是,一个月可以分成四个礼拜,如果将一生分成几个二十年呢?也不过四五个二十年。顿时感觉人的一生,其实过得挺快的。一晃,十年;一晃,二十年。很多人,就这样一晃,又一晃,晃过了青丝,晃到了白发。晃到有些书想读还没有去读,有些事想做还没有去做,有些地方想去还没有去,有些人想爱还没有好好爱,就开始坐在炉边打盹了,步履蹒跚了,有很多想法不能再付诸行动了,丢三落四了,忘这忘那了,物是人非,时过境迁了。

人生,从出场到闭幕,三四个,顶多四五个二十年,除了生长发育,读书学习,以及退休后的晚年,真

正精彩的那段,只不过中间的两个二十年。如此算来,看上去很长的一生,其实黄金时间是短暂的,短到五个手指头都不需要扳到。

袁隆平给世界留下了种子,吴国威给常宁留下了中国印山,他们终其一生都在努力地做出些什么,就是为了不让人生的那些个二十年荒废。

扪心自问:有多少人能留住自己的那些个二十年?

回忆起自己过去的两个二十年,零零乱乱的片断,来来往往的过客,数不上来的几件事,竟是那么空荡,那么空白,甚至想不起那些年的经过。就像每次清理房间时,总有些东西舍不得丢掉,但过几次,过段时日,最终还是扔了。

春会来,冬会走,花会开,雪会落。

宜城的老房子每天都在换,这座城池由巴掌大的面积扩展到现在开车都要转上个把小时。宜水河涨了又枯,枯了又漫,西门桥的夜月不知何时起已不再照在当年的石板。大院的桂花每年都会飘香,解放路的电影院以前聚集上千人,曾是一代人的青春追忆,现在停不下百辆车。群英西路的车流日夜川流不息,装饰得红红火火的金店早已记不起之前都卖过啥。街头的广场舞每晚都会响起秋裤大叔嘶哑又沧桑的歌唱,他唱着,“怎么刚刚学会懂事就老了,怎么刚刚学会包容就老了,怎么刚刚懂得路该往哪走,怎么还没走到就老了……”

山丘尤以红薯多

■贺万顺

儿时所在的村庄东面,是一片开阔的农田、鱼塘,北面则是山丘。山丘种植了麦子、高粱、土豆、红薯等,尤以红薯居多。

生产队指派德高望重且懂农事的朱大爹负责红薯育苗,他精选无病害及芽多的种薯,掩埋于施有底肥的土中,然后洒水,用薄膜遮罩。天放晴时,薄膜又被掀开,使苗床透气、沐阳。在朱大爹悉心培育下,薯芽日益伸长,约2个月时间,种薯芽长出了薯茎。四五月间,薯茎便可扦插了。

于是,将薯茎每5节薯叶长剪成一小段。而薯穴相隔5分米左右,备有常用的农家肥料,薯茎埋入土内3节薯叶为宜。红薯耐旱,只需扦插时浇水一次即可。水需去山脚旁江边挑,劳动强度何其大!年少的我不堪重负,但仍指望挣得几工分。待红薯藤覆盖土块时,社员又上山翻藤了,以避免薯藤扎土不利于红薯生长。

到了秋冬季,红薯收获了,皆大欢喜。那时,红薯藤被用作猪饲料。母亲出工之余,还得剥、煮红薯藤,直至深夜。红薯储存于队上保管室,看似普通农作物,其实用途可大呢。大米短缺年代,红

薯是各农户充饥的主要食料。“分红薯哒……”生产队一干部大声喊叫,男女老少从各家冒出,聚集在保管室前等待。个别社员怀疑重量不足,回家非复秤不可。

母亲将红薯切成小块,与稀粥混煮或清蒸当作早餐。临村张姓玩伴,其家庭人口多,粮食不够吃。记得一天晚上,我给他红薯吃,他感谢不已,日后还常念叨。上初中时,正值过苦日子,同学们还携带红薯去学校,解一时之饥饿。有的人家红薯一时吃不完,就自行想办法保存或出售。红薯放置许久,其味道反倒甜沁。

在乡下,红薯、面灰、猪肉、佐料和水等按比例拌合油炸而成的“圆子”,是衡阳本土春节、酒席上“头碗”不可缺的配菜,来客还打包回去给家人共享。在衡阳不少地方,乡间赴酒席又叫做“呷头碗”,城里酒楼一旦上了头碗,食客大快朵颐,连连称道:好吃!

有人咏赞红薯:“不似百芳春绚烂,只和藤叶共云霞。寒来愿向炉中烤,一捧丹心到汝家。”红薯,就是我贫寒岁月里的“贵人”!